

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

安徽科学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近代史组 编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关于捻軍的几个問題

安徽科学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近代史組 編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罍路)

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2号

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張：3 $\frac{9}{16}$ • 字數：80,000

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册

統一书号：11102•4

定 价：(7)0.32元

前 言

在一百多年前，差不多和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展开的同时，在安徽北部地区发生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捻軍起义。捻軍起义是受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配合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統治。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敗以后，捻軍依然縱橫馳騁于皖、魯、豫、冀等六七个省分之間，成为当时抗击清朝統治的革命中堅力量，这是我省人民在我国近代史上写下了的光輝的一頁。但是捻軍的革命活动也正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样，最后也因为沒有先进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失敗了。目前留下来的有关史料絕大部分是出自統治阶级地主官僚的手笔，长期以来，由于統治阶级对这次偉大的农民革命运动的仇恨，他們对于当时的历史事实肆意加以篡改和污蔑，以致这些遗留下来的史料，已反映不出当时真实的历史面貌。因此，研究捻軍的历史，恢复当时历史的真实面貌，就成为我們目前史学研究工作者共同的光荣任务。

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之下，我国史学界对捻軍开始进行了許多的研究工作。但是对于捻軍革命活动的实质怎样，大家的說法却是很不相同的。例如有人認為捻軍是白蓮教的余党或支派，有人認為捻軍是太平軍的一部分，也有人却認為捻軍是一支独立的起义軍，它有自己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等等。此外，对于捻軍革命活动的許多具体問題，也都說法不一。因此，为了正确認識这次农民革命运动的真实的历史面貌，我們

于一九五八年六、七月間，曾派出了一個調查工作組到捻軍起義的根據地——渦陽一帶進行了一次歷時兩個月的實地調查。擔任這次調查工作的有張珊、馬昌華、李浩、王耀邦等同志，他們先後到達了渦陽的雒河集（今渦陽縣城）、張老家、吳橋寺、龍山、順河集、曹市集、殷廟、江集、楚店集、官吉寺、臨湖鋪、趙旗屯、義門集、耿皇寺、下張橋、新興集，亳縣的城父寨、蔣集、觀音堂、劉集、宋店、泥台店，蒙城的垓城集、板橋集、閻集，濉溪的界溝集、五溝集等數十處地方；通過座談會和個別訪問等方式，他們曾在上述各地展開了相當廣泛的接觸；先後訪問人數共約達一千人次以上。通過這個工作組的活動，我們先後搜集到不少的口頭和書面的材料，此外我們還搜集了不少當地的民歌和部分實物。我們根據這次調查所得的材料，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整理，並將整理的結果，陸續在1958年和1959年的“安徽史學通訊”上發表了五篇文章和數十首民歌。現在我們把這些文章集中起來，編成這本小冊子，取名為“關於捻軍的幾個問題”，目的是便於我省近代歷史研究工作者和學校歷史教師在工作上的參考。我們希望，這本小冊子的出版能拋磚引玉，引起各方面更多的注意，從而進一步加深對捻軍的研究。

本書在編印前，我們曾對已發表過的原文的個別章節進行了一些刪改和補充，由於我們的水平所限，缺陷和錯誤之處恐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指正。

在實地調查中，我們工作組的同志曾得到中共渦陽縣委和其他單位的大力支持和幫助，渦陽縣委還派了賈好修同志參加了我們的實地調查工作，在這裡我們一併表示謝意。

安徽科學分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近代史組

1960年2月

目 录

捻軍概述.....	(1)
捻軍产生的社会背景.....	(23)
捻軍起义前的活动.....	(40)
捻軍的組織.....	(64)
捻軍的战术.....	(79)
附录 捻軍民歌.....	(93)

捻军概述

1853年春天，太平军进入安徽并占领南京以后，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一带曾先后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捻军起义。捻军起义的地区虽然很大，但它的中心却在安徽、河南两省。其中特别是安徽捻军，不仅力量最为强大，和清军作战的时间最为长久——共达16年；而且活动的地区也最为广阔，除安徽以外，还达到江苏、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七省。他们给清政府反动统治的打击也最大，是捻军的主流，因此一般在说到捻军时，主要都是指安徽捻军。

安徽捻军起义的主要地区，是皖北的涡阳全县和亳县、蒙城、濉溪、宿县、阜阳、颍上、霍邱、怀远、灵璧等县的边区，而其中以涡阳为中心。涡阳县城就是著名的捻军根据地雒河集。捻军盟主张乐行是涡阳西北12里的张老家人，捻军的重要领袖如龔得、韩老万、刘饿狼（刘永敬）、刘狗（二老渊）、孙葵心、江台陵、张宗禹等也都是涡阳县人。在捻军起义以前，涡阳原为亳县、蒙城、宿州、阜阳四县的边区，北部与河南永城为邻；捻军起义以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便在这里设立了涡阳县。

一、捻军的产生

捻军虽起义于1853年，但在很久以前，在安徽、河南、江

苏交界一带就已经有“捻子”在活动。捻子的名称最早见于书面记载的是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清御史陶澍的奏摺說：

“每一股謂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1815年到1816年（嘉庆二十年、二十一年）颍州知府在他所張貼的布告中，才正式談到“捻匪”，其領袖称为“捻头”。有人認為捻子是白蓮教的一部分，但据我們調查，捻子和白蓮教毫无关系。“捻子”是一些集团的通称。在清政府反动統治下，由于这些地区是安徽、河南两省的边界，政治更为黑暗，兵差、衙役、恶霸、地主更加殘酷地迫害与剝削人民。这里又是出名的黃泛区，雨水也經常成災，因而人民也非常貧困。据調查捻軍起义前，在張老家的48戶中，有56%以上的貧雇农被剝夺了土地，都无法生活；人民为了生活下去，便不得不依靠宗族的封建关系，結合成一个个的集团，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这一地区又是两种盐区（淮盐和芦盐）的交界，販私盐非常盛行，上述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便参加了販私盐活动，結果出現了许多强大的集团，都有一定的实力，并且拥有武装。因为皖北地区的口語称一部分、一股、一支为“一捻”，这些集团都是“你一捻”“我一捻”的，結果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捻子”的名称。

虽然捻子的名称已經出現，但这时参加的还只是少数人。随着清政府的更加腐敗，1842年和1844年，即鴉片战争以后数年，黄河又連續三年决口，黃水經過皖北漫流入淮（这时黄河沒有北徙，还从江苏入海），人民的生活更加貧困。1851年和1852年又遇到連年的久雨为災，人民餓死的很多，有一首民歌說：“咸丰坐殿閏八月，大雨下够两个月，黄河两岸开口子，人死大半显不着。”

正当人民大批死亡的时候，恰巧太平軍进入安徽，皖北各

县人民便紛紛起来打击地主，扒地主的粮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农民起义。原先“捻子”的活动，也由于有了大批农民参加，便正式成为捻軍起义。

二、捻軍大联盟和捻軍的組織紀律

捻軍虽然在1853年已經起义，但根据书面材料結合調查情况看，这时捻軍有两个特点：①各部捻軍还非常分散，各有趙主（領袖），各自独立，还没有进攻清軍、夺取政权的行动。②这时主要还是打击地主，扒地主的粮食，分地主的財物。因此，捻軍初期的活动，与其說是政治性的，还不如說是經濟性的；主要是农民为了活命而自发地組織起来，反抗地主，特别是反抗大地主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清廷官吏才想用可恥的收买或誘降办法，使捻軍投降，并想利用这一部分捻軍去攻击另外一部分的捻軍。

1854年3月，太平軍第二次北援軍經過皖北，張乐行率領他的部下和河南永城捻軍苏天福随太平軍进入永城。他們受到永城人民的热烈欢迎，但却引起河南地主的仇恨。河南永城西南部有一条河流，名叫包河（苏天福便是包河南岸的苏平楼人），距离現在的亳县境只有四、五里，距渦阳北境也只有十三、四里。当太平軍繼續北进以后，河南东部各县的地主武装，便大举进攻包河南苏天福地区；并乘机侵入安徽，实行杀光、燒光、搶光政策，大肆燒杀，奸淫搶掠，引起安徽人民的极大憤怒。这样，安徽人民便紛紛参加捻軍，經過几次战斗以后，捻軍声势更加壮大起来。从这时起，捻軍活动的性質便也起了变化，他們已不仅以扒地主的粮食和分地主的財物为滿足，而是在与扒粮食和分財物的同时，已經把这种斗争同反对整个封建压迫和反对滿清統治的斗争联系起来。这样，他們原

来主要是經濟性質的斗争便轉变成爲旗帜鮮明的政治性的斗争了。

由于地主阶级的殘酷杀害，渦阳一带的人民觉悟起来了，参加捻軍的人数越来越多。例如亳县东刘集有一个人出門去了，老牛会（地主武装）来了，把他家剩下的六口人都全部杀死。他一气，就拿了一把刀跟大捻子去攻老牛会，一口气杀了许多人，刀都杀鈍了。

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安徽捻軍張乐行部便和河南捻軍苏天福部联合起来了。苏姓是一个大族，在永城西南有一百多个村庄，共約一、二万人。这两支捻軍的合作，給后来的捻軍大联合造成了有利条件。

1855年7、8月之間，捻軍各部实现了大联盟，共推張乐行为盟主，捻軍起义运动进入了它的高级阶段。自此以后，捻軍在政治上有了明确的反清目标，在組織方面也初步統一起来，并在自发的基础上，确定了捻軍的内部組織形式。

捻軍的最高領袖是盟主，并不是皇帝。盟主对于各部捻軍也沒有任免力量，各部捻軍还是独立的。盟主之下也沒有設立各种职官或封爵，只有个别办文书工作的称为先生。捻軍中只有軍事組織，即自发形成的各种顏色的总旗、大旗和小旗，这是捻軍組織的基本形式。

盟主之下是总旗，以黄、白、紅、藍、黑五色区分軍隊，設有五色总旗头；黄旗由張乐行自兼，白旗龔得，紅旗侯士維，藍旗韓老万（韓狼子），黑旗苏天福。各旗都未規定人数，有多有少，后来最多的是藍、白旗，最少的是紅、黄旗。五色之外尚有八卦旗（楊兴泰），花旗（雷雁），綠旗等，但因人数不多，实际上算不上总旗。

总旗之下有大旗，是組成捻軍的独立单位，也是基本单

位，能独立活动。

大旗之下有小旗，也沒有固定編制，人数自十余人至数百人不等。一般都是步、騎混合，大部分是步兵，小部分是騎兵，后来騎兵愈来愈多，因此到了后期，騎兵便成为主要的兵种。

捻軍的成員也不是固定的，这次可以跟这旗，下次則可跟另外一旗。各旗都不儲备軍粮，搞到粮食按騎兵两份、步兵一份的办法摊分。也沒有常备兵，除去后来到淮南作战与后期捻軍以外，是兵农不分的，出发回来后，就各自回家。

由于捻軍是飢餓农民的武装組織，渦阳一带的农民几乎整村整族的参加，因此捻軍中的成員都是依靠宗族、亲戚等关系結合起来的。旗头是大族，力量也大，如張乐行一族有十八个村子，好几千人，所以力量也大，反之則小。这种封建的宗族結合有很大的排外性，各旗都以旗头为中心团結羣众，加上渦阳一带又多聚族而居，結果自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地区，好象許多独立的小王国，这种宗族結合严重影响捻軍在組織上的統一。据极不完全的調查，仅渦阳一县已調查出的旗头就有四十余人，此外还有许多沒有調查出来的。

由于捻軍的严重分散状态，当然很难制定完整的政策。但由于捻軍是革命的农民起义，当然有它反对的一面与保护的一面，反对的是地主，保护的則是貧苦农民。捻軍行軍条例規定：

“禁止搶掠、严緝奸淫、貧民衣粮、不准扒运。”

民歌也反映說：“咸丰二年半，兴了大刀齐头鎗，穷了多少日子主（即地主），发了多少穷光蛋，穷人孩子穿棉袄，楼主孩子披袄片。”又說：“一牛一馬广种田，光蛋子子（穷光蛋）跟我玩，瓦屋楼台少我債，专向大戶去要錢。”

所有这些，都說明捻軍是严禁奸淫，不准侵犯农民利益

的；他們因而得到羣眾的擁護，並依靠羣眾進行長期的抗清鬥爭。

三、清軍攻雒河集和捻軍第一次進入三河尖

捻軍自1855年7、8月之交出現了各部的大聯盟，並推張樂行為盟主以後，曾經向豫、皖邊區的城市發動多次的進攻。但由於他們在組織上存在着的弱點，他們的戰鬥力還沒有顯得十分強大。例如1855年11月，正當張樂行圍攻亳州時，清軍也開始進攻雒河集。張樂行連忙撤兵南救雒河集，但雒河集竟被清軍攻陷，張樂行的祖塋也被挖掉了。

1856年夏，清軍又第二次進攻雒河集，自亳州沿渦河而下，捻軍節節敗退。清軍一路放火燒毀房屋，姦淫擄掠，於6月19日攻入雒河集。嚴酷的戰爭使捻軍得到鍛煉，他們為了抵抗強大的敵人，不但在各族之間加強了團結合作，而且在戰略戰術上也取得了更多的經驗。他們改變了作戰計劃，不和清軍膠着一點打防禦戰，而以閃電般的速度突然向西南渡過沙河（潁河）進攻豫、皖邊界的商業重鎮三河尖，使清軍措手不及。

7月17日捻軍便攻下三河尖，直接威脅了河南東部各州縣。河南大起恐慌，清軍連忙撤回進攻雒河集的河南軍隊，防守固始、陳州一帶。這樣一來，皖北又空虛了，捻軍見皖北有機可乘，便用帆船滿載勝利品沿淮東下，至汪家集登岸後，又以急行軍馳向蒙城。

8月17日起捻軍攻蒙城，三天三夜沒有攻下，他們便向雒河集挺進。清雒河集守將西凌阿、崇安見捻軍來勢凶猛，望風逃走，捻軍沒化多大力量就收復了雒河集。

清軍剿捻計劃遭到失敗，引起他們內部的互相攻擊，推卸責任，吵作一團。

1856年8月底，清軍又結集力量，再一次進攻雒河集。捻軍想分兵進攻清軍的後路，牽制清軍，使龔得攻太和，張樂行等親攻肖縣、徐州，但兩路都未成功。清軍仍死攻雒河集不放，捻軍只得撤出雒河集。

太平天國自楊、韋事變以後，安徽戰場上出現了不利形勢，這時李秀成鎮守桐城，感到兵源不足，便通過李昭受的關係，聯絡捻軍。捻軍遂以“聽封不聽調”為條件，約定“投”入太平天國，共同進兵三河尖、正陽關一帶。捻軍攻下霍邱後，便以霍邱作為根據地，然後向河南一帶進攻。

1857年1月，各部捻軍再向三河尖一帶轉移。

四、捻軍和太平軍第一次聯合作戰——三河尖、正陽關戰役，和劉餓狼被殺

清軍三次攻陷雒河集，說明捻軍不可能單獨抵抗清軍，必須和太平天國合作，而1856年又是嚴重的旱災，皖北各縣自5月至10月沒有下雨，“兩淮人相食”。而三河尖、正陽關又是淮河岸上的商業重鎮，對捻軍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這次三河尖戰役，幾乎所有的安徽捻軍都參加了。這次戰役不但是太平軍和捻軍的一次重要聯合作戰，而且在捻軍史上也是最大的一次聯合。

1857年2月，捻軍轉移到潁上縣南照集、閭河集、三河尖一帶，3月3日圍霍邱。這時太平軍陳玉成、李秀成也在桐城大破清軍之後，連破舒城、六安。捻軍便派出龔得、蘇天福前往迎接太平軍，兩軍遂會於霍邱、六安的交界線上。

會師以後，聯軍又攻下正陽、霍邱，取得了聯合作戰的巨大勝利。但這時湖北清軍已進入湖北、安徽交界的宿松。陳玉成率兵往救，李秀成也因太平天國內部發生問題，而前往安

庆；結果三河尖、正阳关戰場上便沒有太平軍的主力，清軍的壓力便完全落到戰鬥力遠不及太平軍的捻軍身上去了。

這時正是災情嚴重的时候，糧食極為缺乏，而捻軍人數眾多，都依靠就地取糧，人數雖多，反而成為不利條件，不能堅守據點。

1857年4月，清軍攻陷三河尖正北極為重要的軍事據點柳溝。6月，捻軍又因為受到清軍封鎖，嚴重缺乏糧食而失去三河尖西北重要的屏障方家集。三河尖便完全暴露在敵人的面前，不久也被清軍攻陷。這時捻軍剩下的重要據點是正陽關，而防守正陽關的是戰鬥力最強的劉餓狼率領的藍旗捻軍，清軍便集中力量包圍正陽關。8月霍邱失守，正陽關情況更加危急，嚴重缺乏糧食，兵士甚至割死人肉而食；加上瘟疫盛行，兵士死亡很多；後來又遇到山洪暴發，大水包圍了正陽關。藍旗被圍損失很大，但又衝不出去。到了10月，李昭受、龔得、孫葵心自六安來援，在內外夾擊下，藍旗才從南方打開一條出路，突圍至六安；據說最後還有一千多人未能突圍，都被清軍殺害。

進入六安以後，捻軍內部發生了嚴重分歧，據皖北老年人說，以藍旗劉餓狼為首的一部分捻軍，堅決要回雒河集，而張樂行、龔得他們却反對退回雒河集，最後他們便把劉餓狼殺死了。

劉餓狼，名永敬，渦陽東順河集人，他的部下都是姓劉的，人數很多，力量強大，是藍旗中的核心力量。劉餓狼被殺的真正原因，現在還未搞清楚，但這時的客觀情況是，捻軍既已願意投入太平天國，並已聯合作戰一個時期，現在既然要回皖北，客觀上可能要涉及兩個問題：①是否與太平軍合作，②如何合作。在這兩個問題上的分歧是屬於原則上或基本路線上

的分歧，是不可能調和的。

刘餓狼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我們不便作过多的估計，但这时皖北也存在着促使他們回轉皖北的客观事实：①捻軍的损失很大，特别是藍旗。②捻軍都要負担家庭生活；这次离家已經一年了，家屬还留在皖北。③地主武装乘捻軍外出时，又来燒杀搶掠，特别是苗沛霖这时正一路攻入高炉集、順河集、丰家集、雒河集、赵旗屯等中心区，大肆掠杀，搶走了許多年輕妇女。刘餓狼既然是皖北人，那么他坚持要回皖北，在这点上同張乐行他們发生矛盾，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另外有一种說法，認為刘餓狼的軍紀較差，造成脱离羣众，在这点上同張乐行发生矛盾，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

刘餓狼被杀后不久，刘餓狼的部下就在刘天福、刘天祥、刘天月、刘开誥等人的率領下回返順河集，并大敗苗沛霖。在此后不久，除張乐行、龔得、苏天福等少数人还留在淮河以南地区以外，其他絕大部分旗头，都先后回轉皖北。

五、淮南捻軍战争

1858年1月，当刘餓狼部下回轉皖北的同时，太平軍韦志俊、李昭受又联合捻軍攻固始，經過两个多月战斗以后，联軍失敗，太平軍退向安庆，捻軍退回六安，清軍又逐漸包围六安。5月24日，捻軍又突破清軍的包围，沿淖河、淮河东下，6月2日張乐行、龔得等攻克怀远，以后又联合張隆等攻下临淮、鳳阳，1859年7月又攻下定远。从此以后，捻軍和太平軍的地区便基本上联成一片。

其他捻軍也在固始战役以后，陸續回到皖北，自1858年1月至1861年年底，根据各部捻軍不同的活动情况，大致可分三类。

1.較长时期留在淮南作战的主要是張乐行、龔得、苏天福、韓秀峯等一小部分人。

2.基本上在淮北或北方各省活动的有刘天福、刘天祥、刘狗、刘尿、楊兴泰、韓老万、侯士維、張敏行、任乾、任柱、鹿利科、江台陵、李成、李大溪、雷雁、李廷产、魏坤、魏兰、魏希元、魏希古、張慎德、張慎聰（大雷、二雷）等。

3.既到淮北也到淮南的有張宗禹、孙葵心、李允、程二老砍等。

此外还有河南捻軍如赵浩然、李月、王貫三、宋錫元等，他們除在安徽北部曾配合安徽捻軍作战以外，几乎很少深入安徽，更談不到进入淮南。

以上虽分为三类，但基本活动地区只有两个，即淮南和淮北。現在先談淮南捻軍的活动情况。

安徽是太平天国的重要战略地区，安徽地区不仅供給天京（南京）大批的粮食，而且直接屏蔽着天京。安徽西部的安庆和中部的合肥都是太平天国的軍事重鎮，其中特别是安庆，直接关系着太平天国的命运，是太平軍和清軍爭夺的焦点。当捻軍进入淮南后，正是清軍进攻安庆，太平軍集中力量保卫安庆的时期；安徽太平軍的軍事活动，差不多都圍繞这一中心。由于太平軍兵源不足，捻軍的配合就非常必要。因此捻軍在淮南活动的中心内容，首先便是配合太平軍保卫安徽。捻軍不仅配合了几次的江浦战争，而且所有陈玉成支援安庆的大反攻，捻軍都参加了，例如1858年11月三河大捷，12月的二郎河之战，1860年1月的太湖之战（即小池驛之战），11、12月的挂车河之战等。著名的捻軍領袖孙葵心、張宗禹在二郎河之战中曾打过前鋒，連太平軍人物也說他們“是能打”，孙葵心最后还是在参加挂车河战役以后退到六安、合肥交界一带受伤死的。龔

得也在1861年配合陈玉成进攻湖北，而在罗田的松子关作战牺牲，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的一点血。太平天国为奖励他們的功勳，在这一阶段張乐行被封为沃王，張隆被封为鍾天福。目前我們还没有发现孙葵心和龔得受封的书面材料，但在調查时，有人說孙葵心被封为征北正总提，但不知这是否为最后封号。也有人說龔得曾被封为望天侯，这种說法也有可能。

当捻軍进入淮南不久，清軍就开始对占领鳳阳临淮的捻軍藍旗領袖張隆等进行誘降活动，并集中力量进攻怀远，1859年11月，怀远被清軍攻陷。

1860年春，正当張乐行等参加太平軍太湖战役时，清軍也乘机攻陷临淮、鳳阳，捻軍士兵曾受到殘酷的杀害。1860年5月，清軍又圍攻定远。正当定远紧急的时候，8月，太平軍陈玉成为了支援安庆，自江浦起发动大反攻，經定远、鳳阳、寿县、六安一带攻向安庆，定远清軍望风逃走，捻軍一直追到鳳阳。

1861年9月，清軍终于最后攻陷安庆。陈玉成退入廬州，太平軍士气低落。陈玉成为了挽回安徽戰場的不利形势，便派張乐行和太平軍馬融和、倪隆淮、譚鼎光、邱远才、范立川等会合苗沛霖攻潁州。張乐行便回轉淮北，定远县城也被清軍攻陷。

六、淮北捻軍战争

1858年春，当固始战役以后，直到張乐行回轉淮北以前，淮北捻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胜利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捻軍活动地区愈来愈大，跑遍了山东、河南两省，把两省的清軍打得落花流水，推动两省人民掀起起义的新高潮，但由于活动过于

頻繁，头緒复杂，不便一一敘述，只能扼要地介紹一下。

1858年以前，捻軍虽活动于豫、皖、苏的边境，但还只是鄰近安徽北部数县，既沒有深入河南、江苏，也沒有进入山东。

1858年9月，孙葵心、刘狗、刘天福首先攻入山东，破城武、曹县，同时任柱部也深入扶沟、鄆陵、周口等河南內地。

1859年3月，孙葵心、刘天福，又深入河南中部的鄆城、舞阳，并在舞阳北舞渡大敗清軍，杀死南阳鎮总兵邱联恩和山西参将福瑞。

1860年2月，張宗禹、李大溪、任柱等深入苏北攻破漕运中心、商业兼軍事重鎮的清江，清政府受到很大震动。

同年3月，刘狗、刘尿、孙葵心、江台陵、刘天福等深入河南自郑州西南經河南中部轉回安徽，清軍在后追赶，大战于太康柘城边境的馬埠，大敗清軍，斬川北总兵王鳳祥，荊子关副将王长庆。

1860年8月，皖北遭到大水，“霖雨兼旬，平地水深丈余，田廬淹沒”。而河南“秋稼将登”，捻軍各部又紛紛活动。渦阳西部捻軍刘狗、雷雁、楊兴泰、張朝皆等大举入河南。河南清軍望风逃走，巡撫庆廉走归德，佐領奇克唐阿、提督銜承惠不战敗走，承惠受到“去提督銜”的处分，不得不硬着头皮尾追捻軍。9月20日捻軍設下埋伏，与清軍大战于汝阳城南35里的野猪崗；清軍8千人几乎被全部消灭，斬总兵承志，副将百順、苗玉荣，記名簡放知府王荣烈，同知田玉梅。这次捻軍又走遍了現在許昌以南平汉路以东的所有各县。

河南清軍受到捻軍的連續打击，特別是北舞渡、馬埠、野猪崗三次大战，打死清軍三个总兵，三个副将，一个参将，都